



農人王龍和他的老父住在自家一塊薄田上的三間小屋裏。自從他的母親在六年前死了之後，一向都是王龍服侍老父的起居——尤其是清早起來，替他老人家生火燒水，潤那每早必咳的喉管，接着煮鍋稀飯當做父子的早餐。

他父親常對他說：『家裏的事，將來還得讓媳婦來料理；不過，現在的年頭，你要娶親，總得先破費，——女人不先拿了金戒指，綢緞的衣服，決不肯出嫁的。窮人最好是討闊公館裏的丫頭；不過，臉子好點的，却又要不得，因為早已受了少爺們的賄賂。』王龍先還不肯依，肉慾一陣陣逼着他反抗；但是，最後又那能不妥協呢？

這妥協的條件就是：除了麻面和缺嘴，什末都可以了。

不久，父親照這條件，只買了一副銀耳環，一對鍍金的銀戒指，就說定了城裏黃公館的灶下丫頭，名字叫阿蘭。

在一個陰溼的春天——王龍要上城裏領取新娘的一天——的早晨，王龍老早就起來，在末次服侍父親的當兒，抽暇洗淨那新年直到現在還沒有沾過水的黑瘦的身子；從母親留下的箱子裏，抽出一套新的藍布衫褲，穿上身後，又罩上一件一年穿不滿十次的藍布袍；梳了梳辮子；腰裏帶着油膩的小荷包，裝了六塊洋錢，幾十個銅元，獨自走到城裏去。他進了城，在一家剃頭鋪裏化四個銅元剃了頭，又修臉，挖耳朵，還搥一會兒的筋骨。他又買了兩斤豬肉，半斤牛肉，幾塊顫動不已的方豆腐，以便晚上請他的伯父，堂兄弟，鄰人阿金來吃喜酒。他又買了兩隻香，這才慢慢地向黃公館走去。

黃公館在城裏的大街上，兩扇黑漆大門，關得緊緊地，門旁一對石獅子，時候

還早，鬼也沒一個。王龍先就嚇住了，再想手裏提着這些東西，嘴裏却要說：『我來領女人』。着實有些難爲情。他望了一回，肚子忽地餓起來，才想起早上還沒有吃東西，於是又折回頭，到一家麵館裏，吃了兩碗麵。他再到黃公館，已是中午，黑漆大門開了半扇，一個臉上長着三根長毛的大漢，坐在門檻上剔牙齒。那人一見王龍，忙喝道：『你賣什末？』王龍說：『我不賣什末，我是種田的王龍。』隨後臉上一陣發熱，才說出了來意。

那漢子看他這般模樣，便老實不客氣地向他要門包。王龍沒法，撩起長袍，那荷包裏剩下的一塊錢就被他搜着，縮到袖子裏去了。王龍還想抗議，那人已返身進去，大聲喊道：『新郎到了，新郎到了。』王龍只得提了肉菜跟進去，穿過一個天井，又是一個天井，後來停在一間小客廳裏。

那人先進去，一下又出來，說：『太太傳你了。』王龍馬上就要向前走，却被他喝住，說：『你手裏拿了這些東西，等一回怎樣好行禮……你把它們都丟在門後

頭罷。除非喂狗，那個還想偷吃嗎？」王龍唯命是聽，這才走到一個有雕花隔間的大廳。

他四下地呆望，幾乎給個高門檻絆了一交；門上把他扶住，問他這也算是太太跟前的見面禮嗎？王龍好難爲情，再定神看去，果然廳裏的一張圈上，靠近鴉片烟盤，坐着一位身材瘦小，年老的太太。王龍跪下，磕了幾個頭。太太吩咐門上叫他起來，問明來由，便怪他爲什末自己不講話。門上回說：「他是一個傻子。」王龍聽了，忍不住，自己剖白道：

『太太，我不過是個鄉下人，不知到了這裏該講什末話。』

太太望他重重地看了幾眼，正待往下問幾句，她身旁一個丫頭，把支裝好的烟槍，送到她手裏。她於是乎又像忘了一切，倒下身子，狂吸那槍口；霎時烟霞幾道，遮住她的眼簾。等她重向前望，那當面肅立着的王龍，却又使她好動氣。她問門上這個人站在這裏做什末？門上板起面孔不作聲，王龍驚道：

『我是等着女人的！』

然而，太太還是不明白，這時幸虧一個丫頭在她耳邊說了幾句，她這才清楚，忙教把阿蘭喊出來。

王龍心頭直跳，隱過眼去，見她胖胖長長的身材，穿着乾淨的藍布襖褲，頭髮整潔，只是底下是雙大腳。王龍正在微微不快，太太叫兩人都到面前來，先向王龍說了一大番話，那頂要緊的是：

阿蘭在十歲時因為山東鬧荒，父母把他賣到黃家來。她雖生就一個四方臉，又不聰明，可是體子結實，脾氣和好，叫她打水燒飯，再幫同做些田裏的事情，她都得來的——她因為長得不好，公館裏的少爺，孫少爺一向看不上，所以她至今還是個姑娘——王龍娶去，得好好地待她——老太太要不是爲了積些來世的陰功，還要將她使用下去的。

太太向阿蘭說的少些，只是：

要聽話——多養兒子——頭一個兒子，要抱來給她瞧。

他們倆聽完教訓，便退了出來。回到小客廳。那裏還放着王龍的菜肉，却添了門上幫圍擱出的一支阿蘭的箱子。王龍替她擱起箱子，阿蘭替他提着菜肉，兩人穿過幾個天井，最後，由阿蘭第一句回答王龍的話，才從一座僻靜的邊門，一齊出了黃公館。

一路出來，王龍已把阿蘭看得很清楚。她生着橫闊的，醬黃的，平凡老實的，什末都能忍耐的臉；鼻子又寬又尖，鼻孔很大；嘴也很闊，橫在臉上，就像一道漕；眼睛却細小，嵌着呆鈍的黑眼珠，充滿了不很顯露的抑鬱。不過，她的確臉皮不麻，嘴也不缺——這已深合先前的條件；況且，她現在還戴着王龍所送的耳環，套上王龍所送的戒指，王龍終於心裏很是滿意了。

他們倆一路走着，到了土地祠，雙雙進去，在神座前高高積起的香灰裏，並插着豬肉下面別着的兩支香。他們肅立在神前，看那香頭燒得從紅變到灰，香灰下落，

頻頻填高下面的那一堆。阿蘭俯身伸手去拂平時，她又恐怕王龍會怪他，忙轉着沈滯的雙眼，望了王龍一下子。王龍心裏喜歡她這一望；她呢，也覺得這香是屬於他們倆的——燒香就是結婚的時辰。他們默然站到兩支香都燒完，太陽將落，才走出土地祠，向着家裏去。

還在夕陽裏曬着身體的父親，眼睛不向阿蘭望，因為公公的身分，原應如此。不過，他曉得提醒新媳婦，處處要省錢，却是現在最該多講的話；於是，他就先向王龍說：『錢用完了嗎？』隨又踱到新房的門口，像是說不完地道：

『從此一家的費用，就沒有窮盡了！』

王龍只是不做聲，把菜肉交給阿蘭，問她可會做小菜。他說時還不敢向她望，她却用平凡的聲音回答：『我在黃公館灶下做了頭，每頓飯都有肉。』王龍點頭走出來，聽她獨自去擺佈了。天黑後，客人到齊，菜不久也做得，大家一齊下著，獨有新娘子，却蜷在灶旁，不肯出來。王龍一面勸大家儘量吃，一面自己細細啣這幾碗。



菜，覺得每碗都有糖醋，酒，或醬油提出一種他從未嘗過的滋味。

飯後，不久，客人散去。王龍走到後面，却看見他的新娘子已伏在稻草堆上，在那支耕牛的身旁睡去。王龍叫醒她時，她還以為有人要打她，擎起雙手要抵抗。王龍拉着她的手，一同回到睡房裏，燒起桌上的紅燭，先自脫了衣服，再看阿蘭，也不作一聲地鋪摺牀上的被了。王龍於是很冒昧地說：

『你把蠟燭吹滅再上牀。』

他先躡進被統裏，裹得很緊，裝作睡去，可是他身上每根神經都醒着。等了好一會，房裏才黑暗，他的身旁漸次起了索索的響聲；他滿懷春意，幾乎要漲裂他的肉皮了。

他向黑沈沈的周圍裏，囁地一聲笑，便把阿蘭擁抱了。

阿蘭自到王家，什末都肯做，她還服侍公公。王龍早上不像以前老早就起身，却睡在牀上，等阿蘭也來給他碗熱茶喝。阿蘭有時帶着竹耙和長繩，向鄉裏四處去尋樹枝樹葉，捆成一把把的，回來當柴燒；或者拿着耩頭和畚箕，到城裏去檢驢騾的乾糞，當作肥料用。

然而這些事還不夠她忙的。王龍在田裏掘土的一天，忽然看見她的影子閃過去，接着聽她說：『家裏要到天黑才有事。』王龍抬頭一望，她也拿着耩頭掘土呢。那時已是初夏，太陽強烈地照着他們倆，王龍裸了上身，阿蘭却還穿着汗已溼

透的布衫，兩人默，無一言地只是工作。

然而，這工作却在結合他們的精神時，減輕他們的疲勞了。

直到夕陽西沉，他才慢慢伸直腰身，再看阿蘭，滿臉是汗，那布衫已貼住了她那粗大的身子。她完了最後一耙時，用一般平凡的聲音，直截地說：

『我肚子裏有了小的了。』

王龍呆了半晌，一陣心跳，才把她手裏的耙頭拿過來，很沈着地回答：『時候不早，也該歇息了。我們還得回去告訴老頭子。』

日子漸近，王龍一想：父親既走不近媳婦的身邊，他自己又是門外漢，便問阿蘭，該尋那個來幫忙。阿蘭搖頭說不必，隔了一會却道：

『等我回到公館去，我的手上就已抱着兒子了。那時，我要給他穿紅花的襖褲，戴和尙帽，帽上釘個包金的小菩薩，再穿雙虎頭鞋。我自己也要穿新鞋，新黑洋緞的襪子。』

王龍難得聽她講這一大番話，後來一想才明白，這或許是她在田裏一聲不響掘土時，所打算出來的吧！

他於是又覺得阿蘭也很奇特的，忙跟着問她，要不要用錢。阿蘭還好像有些害怕似地說：『我算過，得向你耍三塊洋錢……這錢我斷不會瞎化，買布還得找那每尺加一的店家。』王龍這時候口袋裏倒還不止這幾個，不過他先拿出三塊，放在桌上，猶疑了一會，又加一塊，才向女人說：『你還得多拿一塊錢，好替孩子買件零碎綢子做袍料，牠究竟是個頭生的。』阿蘭望準桌上，不就拿錢，隨又低聲說：『這是第一回，我手裏拿洋錢！』那錢便很快地被捏到手心裏去了。

至於王龍，以前每用一趨錢，就像割一趨肉；這次他想到這四塊大洋，不久就要變成頭生兒子身上的衣服——比錢更有價值的東西——他於是確有發生初次的大方了。

阿蘭將產，工作照舊。一天是爽快的初秋，驕陽一般地照着他們倆，在田裏

身割稻子。阿蘭究竟身子不隨便，沒有王龍工作的那末快，後來，她却愈割愈慢，終於不能再割，站起身子，鐮刀從手裏掉下來，臉上滿是汗。她向王龍說：『時候快到了，我先走回去，你等我喊你，再進房裏來。你只須替我找一根新去皮的蘆葦，劈開牠，好用來割我的臍帶。』於是阿蘭若無其事地向家走，還先做了公公和男人的晚飯，才回到睡房裏。

不久，王龍在門口遞進他細心製就的蘆葦刀，她伸手接了，也沒說什麼，只是像野獸一般，呼呼地喘着。

這時堂屋桌上的飯快冷了，老人向王龍說：『快來吃飯罷——現在時候還早呢！我記得你媽的頭生子，是直到天亮才落地的——呀！講起你媽，一輩子替我養了總有十多個——我記也記不清——可是只有你長大，怪不得女人家一定要生了又生呢！』

那時門縫裏衝出一陣熱血的氣味，惡腥得使王龍吃一驚，接着她喘得更快

更響，却仍是沒有說什末。王龍不能再等，闖進去時，一個嬌細的聲音叫得真可怕，王龍忘了一切，急嚷道：

『可是男的？可是男的？你先告訴我。』

阿蘭發抖的喉音回答了：

『是男的！』

於是王龍又出來，飯桌旁的老人却正在打盹，他忙去搖他的肩膀，好像得勝似地說：『生的是男孩……爹爹做爺爺，我做爹爹了！』

王龍吃好冷飯，再進房去，阿蘭已蓋好被，在她身旁的舊褲子上，躺着王龍的兒子。王龍細看兒子黑黑的臉上起着縐紋，很黑的長頭髮還有些潮溼。他再看兒子的母親，因為產時劇痛，頭髮也是溼溼地，此外，她和平時都一樣。

王龍得了兒子，什末送紅蛋，請吃滿月酒，都一一做到。

他女人不多天又照舊工作，孩子哭時，她就停工，解開胸衣喂牠奶吃。那深秋

還是很熱的陽光照着母子倆，竟像泥土一樣的黃黑，竟像泥塑的人了。阿蘭的奶也真豐富，孩子吸着一個乳房，另一個乳房的奶便像雪水般地流出來，落到泥地裏，總是黑漉漉的一團肥土。

那年，稻麥豐收，王龍却都把牠收在屋旁新做的困裏，留到年底，賣得不少錢。他教阿蘭在牀後的牆上，掘了一個洞，把銀子都藏起。

新年來到，王龍帶着阿蘭上黃公館去拜年，還把頭生子帶給太太看。

阿蘭打聽得黃家因為年年揮霍，情形已不是從前，並且黃太太還有意思，要賣掉城濠邊上的一塊地。王龍聽了，說道：『那末，他們真是窮下去了。可是地究竟是人的血肉啊！』他沉思半晌，忽然轉向阿蘭道：

『我們要買這塊地！』

他從牆洞裏掏出銀子，送交黃家的賬房。第二天他走到城外去看那塊地，寬有二百步，縱可一百二十步，濠溝在旁，便於灌溉。他和女人操作得更勤，到了秋收，

果然豐盛得很，要比自己那塊地上多出兩倍的東西。

他自從添了這個產業，村裏人漸漸看得起他，遇事常要和他商量，隱隱地奉他做村長了。那一年阿蘭又養了一個兒子，也算是喜事之一。

王龍的叔父，是個地痞。一家衣食向來只靠着王龍的父親。他的女人連地都懶得掃，他的孩子臉上的齷齪從不擦去，女的到了出嫁的年紀，還是渾身污穢，走在街上，和男子隨意地說話。

一天他向王龍開口要借錢。王龍幾番婉拒，無奈他滿嘴都是牽到血統，骨肉長輩一類的話，王龍弄得沒法，只好回到家裏，又從牆洞裏的一小堆銀子中，數了九塊錢送給他。

可是，這時阿蘭又懷孕了，而養出來却是個要使王龍喪財的女兒。王龍滿肚子是氣，連忙走到他的田裏，加倍用力地工作，好像地基都要被他掘起來了。他本來還想再買靠近這裏的黃家另外一塊地，可是現在非等到下一次收成，他不能



再有這力量。他依着整頭休息的時候，想的只是用去的銀子，越想越覺難過了。